



我眼中的小幸福

寿县安丰中学高一(20)班 周雅洁

一个安静的午后,阳光轻铺在静谧的街道上,空气中的浮尘也随之轻柔起舞、旋转跳跃。我独自踱步在街道林荫下,享受这喧嚣尘世中安静的时刻。眺望远处的高楼城墙,许多遗忘的记忆在心中复苏。蓦然回首,映入眼帘的是宽阔雪白的水泥街道,霎时间,回忆铺天盖地。

“麦芽糖——好吃的麦芽糖!”儿时,卖麦芽糖的奶奶顺着泥泞的街道,一声接一声婉转地吆喝。于是便有一大批孩子从各个地方涌至她身边,将她包围,高高举起父母给的一角两角钱吵嚷着要买。老奶奶不慌不忙,和蔼地对着孩子们说:“不要急,人人都有!”然后再一包一包地分给小孩。买到糖的孩子心满意足地跑开了,多开心啊!

大一点时,街上有好多人家摆起了小摊子,卖玩具,卖小吃,卖生活用品,热热闹闹的。而“麦芽糖奶奶”依旧街头巷尾的吆喝,却很少看到那一间间瓦房中冲出孩子。偶尔几位小女生怯生生地说要买糖,老奶奶微笑着递上一包说:“这个糖不值什么钱!奶奶送给你,街上有其他好吃的,去买吧!”然后吆喝着走远,顺着已修成石子路的街道,逐渐隐没在落日的群岚下。

再后来,每家每户都添置了液晶彩电,黑白电视机逐渐落伍成为历史。斑斓的色彩吸引了孩子和大人更多的注意,人们用更多时间,对着一个箱状的东西或喜或悲。晚上,孩子们讨论连续剧的情形,兴高采烈地诉说自己对剧中人物的褒贬,有时因为对剧中人物的喜爱,还会购买精致的人物贴纸,心满意足地每日欣赏好几遍。

七岁那年元宵节后,村子大兴划地基、建高楼。于是,一栋栋三层高楼漂亮地林立在街道旁。家家户户高兴地住进装饰美丽的新房,家里地面铺上瓷砖,卧室安装上五光十色的琉璃灯,正厅挂上几卷画轴,构成了一个温馨美丽的家。孩子们经常开着卧室的琉璃灯,看着不断交织的五颜六色,然后傻傻地笑。

村子与村子之间连续的破损的路也要翻修了。我们这些每日清晨起早骑自行车上学的人欣喜

万分。原本以为只是再铺些石头垫平那凹凸不平的路,却没想到是一条雪白宽阔的水泥路。于是,早晨晚间,便时常见人在街上散步闲叙,还有些年幼的孩子在学习骑车和溜冰。

不觉间走至街尾,恍惚中似乎听到水流声。我抬眼望去,是别人家的水龙头没关,我不禁莞尔。想起起初家里接水管时可喜坏了我们这些懒孩子,原因是不用我们再抽地下水了。我关上水龙头,正要离开,却发现那家门口坐着的一个老奶奶向我招手。“小姑娘,还记得奶奶吗?”

我忽然就记起了她,是麦芽糖奶奶。如今时过境迁,当初吆喝低回婉转的老奶奶,如今却只能在这里“虚度晚年”。

我蹲在她身边,恭敬地唤了声“奶奶”,她依旧和蔼地笑,变魔术般地递给我一包麦芽糖:“吃吧孩子,这个东西不值钱!”

“谢谢奶奶。”我接过拆开来吃。麦芽糖入口依旧是甜而不腻的,一如我梦中童年的味道。我问:“奶奶,你现在生活的幸福吗?”

“好!当然好!”奶奶似乎来了兴致,打开了话匣,她低声道:“奶奶是在战火堆里躲大的,怎么会不觉得幸福呢?当年抗日战争,小鬼子对咱农村实行‘三光’政策,丧尽天良!这个你们读书人都知道吧?那时咱们苦啊!好不容易解放了,却遇上了三年饥荒,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熬。现在咱农村都能盖高楼吃自来水了,那咱中国不可得富裕了么?孩子啊,你们这一代算是幸福的了,什么好事都让你们给赶上了!咱们都是过来人了,心里可乐着呢!”奶奶眉飞色舞地说着,可我似乎看到了她当初的背影。在她的背影中,我终于抓住了一直萦绕在身边的幸福。

我抬头看着天空,一片蔚蓝,无云。

(指导教师:周利)

评语:作者以成长中的小零食为载体,详尽地叙述了近十年间的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,带给人们无尽的回忆。行文构思新颖,思路清晰,语言含蓄蕴藉。



14岁,孩子一生中 最讨厌父母的阶段

警非

“这孩子本来还挺听话的,现在像变了个人!”每当我听到家长这么抱怨,都会习惯性地问:“孩子是哪年哪月出生的?上几年级了?”“14岁,上初二。”这是我最经常地得到的答案。这时,我就会对家长科普一下发展心理学:14岁是孩子这辈子最讨厌父母的时候,家家都是如此。12至18岁青春期的孩子讨厌父母,对父母的价值观半信半疑,挑战父母的权威,14岁是其中最激烈的一年。

中学老师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个现象:初二下学期和初三上学期是叛逆情绪的最高峰。这个“中二现象”的背后主要是孩子们荷尔蒙的变化,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也许亦不为过。我们能观察到,在青春期内发育前后,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感情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,男孩、女孩突然变得对异性同龄人有所钟,即使在把这个时期的男女感情贴上“早恋”的标签的中国文化里,这种变化也是非常稳定而确定的。荷尔蒙的作用、身体器官的发育,是爱情的最有决定力的因素。

如果我们只看文化的表面现象,那么青春期青少年的生活当然有跨文化的千差万别。一个美国中学生可能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体育运动上,一个中国中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功课;一个中世纪欧洲青少年男孩跟着骑士远征,一个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女孩子到青春期不得不洗衣做饭,纺纱织布。但在这些表面的差异之下,青春期少年的心理体验,却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。十三四岁,朱丽叶总是要爱上罗密欧,如果被

密切看管,那种爱恋就放在幻想里,就像宝黛那样。17岁前后的男孩总要渴望有几个哥们儿义薄云天,如果不能参军打仗,那街头殴斗也是一种选择,实在不行,那就一本又一本阅读武侠和战争系列小说。如果父母不那么专制,14岁的孩子就不加掩饰地表达对父母的不屑;如果父母森严可畏,或者权倾一时,一部分孩子就压抑着叛逆心,却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候开始离经叛道。当然,也有的始终压抑着自己,在抑郁和自虐的状态里过完一生。

青春期的另一方,也就是青少年的父母,也有着一些天然的本性在此时释放出来。毕竟儿女是他们DNA的传承者,他们本能地在孩子的恋爱、婚姻和职业之类的事情上存在干预的冲动。父母更希望子女尊重和顺从传统,继续保持孩子的角色,而子女们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尝试错误,更愿意求新逐异,并且试图超越父母。“子长十五夺父志。”青春期的亲子冲突,是大自然写在基因里的人性密码所释放出来的。

我们不得不把青春期看成一个跨人种、跨文化和跨时代的人性发展阶段,这和一岁的孩子蹒跚学步、两岁的孩子渴望秩序感、三岁的孩子“折腾”得猫嫌狗厌一样,是刻在基因里的发展计划。但人的生存方式,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先天的倾向。青春期的亲子冲突可以是隐藏不露的、可以是势不两立的,也可以是波动于剑拔弩张和剖烦析滞之间的。一个不那么“宁静祥和”也不那么“水火不容”的青春期,可能是走向成年最恰到好处的一步。



心理诊疗室

